

湖南省「土佬」人情況調查報告

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

一九五五年十月

雲南省「土佬」人情況調查報告

一、名稱、歷史和人口分佈

1、名稱

文山縣和麻栗坡縣的「土佬」人自稱「有代」(pu-taaci)，與桂西賾邊縣的一部份僮族自稱相同。自稱「布代」的「土佬」人又因為服飾的差別而在他們內部有着三种不同的互稱：文山一區的「土佬」人被称为「代勒布」(taai-lai-pu)；文山五區的「土佬」人被称为「代格來」(taai-kə-taai)；麻栗坡縣的「土佬」人被称为「代够彩」(taai-kəu-tshei)。這些名稱有時也作為自稱。

蒙自縣的「土佬」人因為失掉了原有的語言，已經不知道「土佬」是一個悔稱，自稱「土佬」族。開遠縣的「土佬」人又有兩種不同：一種和蒙自縣的「土佬」人相同；另一種自稱「密代」(mi-di dai)或「布代」(pu-dai)——和文山一帶的「土佬」人自稱相同。
•元陽縣的「土佬」人自稱「德代」(təy-tai)。

雖然各地「土佬」人的自稱都不盡相同，但是相同的是在他們的自稱中都有個「代」的聲音。「代」的意義不太明確，有兩種不同的說法：

(1)文山一帶的「土佬」人稱自己居住的村寨為「代」，稱其他民族聚居的村寨為「

TH 41/19

邦」[baaŋ +] 而不称「代」。

(3) 開遠縣的「土佬」人認為「代」是留下來不回去的意思。

解放前，漢人統稱他們為「土佬」，文山專區的「土佬」人由於妇女包头的式样不同，漢人在解放前稱「布代」為「平头土佬」、「代格來」為「大头土佬」、「代够彩」為「尖头土佬」；開遠縣自称「密代」的「土佬」人，因为妇女穿黑色桶裙，而後漢人称作「黑土佬」；蒙自一帶操漢語的「土佬」人，因为妇女戴綉花兜肚，或被漢人称为「花土佬」。解放後，不少地方改称「土佬」為「土」族，主要是因為絕大多數的「土佬」人反對這個帶有侮辱性的稱呼。但這裡的「土」族又不同於文山專區富寧縣的「土」族，因為在那裡，習慣上把「沙」人稱作「土」族。

「土佬」人對其他民族單位的稱呼因地而異，現將各地不同的稱呼列表如下：

文 山	開 遠	元 陽
漢 彝 苗 傣	「布漢」[pu˧˥ xə˧˥] 「布彝」[pu˧˥ m̥i˧˥] 「德漢」[tə˧˥ xə˧˥]	「布漢」[pu˧˥ xə˧˥] 「德漢」[tə˧˥ xə˧˥]
	「布民」[pu˧˥ min˧]	「布妙」[pu˧˥ miao˧]
	「布苗」[pu˧˥ meeu˧]	「布苗」[pu˧˥ miau˧]
	「布傣」[pu˧˥ zaŋ˧]	「布傣」[pu˧˥ zaŋ˧]

「普」 「布邊」〔Pu + Pen〕

〔普〕

哈尼

「布底」〔Pu + Ti〕 「德第」〔Te + Ti〕

「德賓」〔Te + Bi〕

从上表可以看出，这些称呼的地域性差别还不算太大。「布」和「德」都可以译成「人」，但「布漢」和「德漢」可以译成「漢人」也可以译成「客人」。

2·歷史

「土佬」最初見於元代的記載中。李京著《雲南志略》稱「土僚蛮，綏州南界諸北皆是。男女及十四五，則左右擎去兩漢，然後婚娶。猪羊同室而居。無口端・手捧飯兩盒・足距高襦，上下山坡如奔鹿。妇人跣足，高髻、櫛皮為冠，耳墜大双环，衣黑布，項帶鎖牌以為飾。」不過這裡所說的「土僚蛮」是否就是今天滇東南一帶的「土佬」人還值得商榷。又，同上書《金齒百夷風俗篇》談到「彩繪分撮其髮者謂之花角蛮」。根據歷史的記載，元代雲南行省廣南路（即今文山專區一帶）的族系，主要的是僕人。「花角蛮」也是當地的一個族系。經世大典招捕錄載有「初，廣南西道宣慰使兼知特磨道事農士富上言……花角蛮圍農士富所居，殺掠，奪虎符，執其子信以去」可茲證明。或認為「花角蛮」既然有別於僕人，所居又在廣南之西，應該就是「土佬」人，但是這也缺乏有力的証據。

明朝以後的文獻中關於「土佬」人的記載大都徵信可靠，並且有不少地方和今天的情況相符合。如景泰雲南志卷三載「州……按：指師宗）之夷民曰土僚者，以犬為珍味，不得犬不敢以祭」。天啓滇志卷三十稱「土僚……婦人冠紅巾，衣綉胸背衣」。清職貢圖稱「土僚……婦女高髻紅巾，縫花布幅於短褐。這些都是合於今天的事實的。

至如其他各州縣的地方志中以開化府志（按：開化即今文山）對「土佬」人的記載最为詳盡，內稱「花土僚（按：疑是「布代」）服尚奢蓋，婦女衣花綉短褐，繡補裙。婚不近親，送嫁者擣酒食以荐婿家祖先。自正月望二月擊鈸鼓跳舞為樂，謂之過小年……白土僚（按：疑是蒙自「土佬」）……重農力穡，卜居近水，以便耕作。十月朔為歲首。習漢語。開化舊無此種，多自阿迷（按：即今開遠），蒙自流入……黑土僚（按：疑是「密代」）喜種水田，男穿青衣襪，女上穿短衣，用五色碎布簇成四方錦於前後，與補服相似，下穿青桶裙，婚娶亦近花土僚，送葬女婿吹葫蘆笙跳舞屍前」。彌勒州志載「土僚類擺衣，性柔善言亦善歌……男子头戴帽，着兩截衣，穿鞋，妇人戴青布一塊，上衣顏色門成衣，下穿綉邊桶裙……飲食類擺衣」。其他地方的記載大體和這些類似。茲从略。

從上面的一些文獻材料裡可以知道，「土佬」人早在元明之際就已經是這個地區的土著人民了。

「土佬」人对自己的歷史有如下的傳說：

文山縣第一區石屏鄉的「土佬」人，傳說自己的祖先是在四百年以前因變亂从「高麗國」遷來文山的。當時文山一帶还是一片荒野，「土佬」人在这裡開荒种地。以後漢人來了，迫令「土佬」人去築城，現在的文山城便是「土佬」人建築起來的。今天，「土佬」人妇女的衣服前後各有一塊繡着花邊的布，就是築城的時候擣磚頭的紀念。「土佬」人把城築好以後，漢人住了進去，「土佬」人漸漸受漢人的剝削，竟至成為漢人「佃戶」。

元陽縣的「土佬」人承認是从文山一帶遷去的。遷徙路線是文山——蒙自——石屏——元陽，从石屏遷到元陽已經九代了。開遠「土佬」人的自承和文山「土佬」人部分相同，估計可能是同一來源。據自「土佬」人則自認祖先原是漢人，明朝初年自內地（江西、南京、四川、福建等地）遷來，入贊於這裡的土著民族，世代相傳至今，這種說法有兩種可能的解釋：

- (1) 他們的祖先^祖是在明初時由內地遷來，入贊於當地的土著民族。
- (2) 民族歧視與壓迫下的附会。

3、人口分佈

文山專區的「土佬」人有三万五千多人，分佈在除富寧以外的各縣市，就中以文山縣和

麻栗坡縣較多，其分佈情況如下表：

縣名	文山	麻栗坡	關南	硯山	邱北	西畴	表陽	南舍	計
人口	一五,七	一二,三	六	一,五					
	二二五	四七一	〇五	二八	八七三	七四八	三〇九	三五,一二二三	

蒙自專區的「土佬」人，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準確的人口統計數字。因為有的縣分尚未進行土地改革，更沒有進行普選和人口查計的工作，所以下表所列的人口數字也是不够精確的。

縣名	蒙	自開	元遠	陽	其他縣分	合計
人口	一八,一〇一九,二四一	一,一〇〇	五,〇〇〇	三三,四四三		

把兩個專區合併起來計算，「土佬」人的總人口數字約是七萬人左右。

「土佬」人多聚居（以村寨為單位），但聚居的村寨有些夾在其他民族村寨之間，也有很多是幾個聚居村連接在一起的。總的來說，「土佬」人居住的地域，基本上連接成了一片大的區域，在這片大的區域中還有一些其他的民族和「土佬」人雜處。

由於歷史上反動統治的壓迫和分裂政策，「土佬」人在地域分佈上被迫在同一个區域範圍內……但是却各自分離，各自發展，从而各地的「土佬」人在語言、習慣各方面都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差異。

另外，壩居是「土佬」人的一個共同特點。除元陽縣「土佬」人因遷來時代較晚住在山坡外，其他各地的「土佬」人都是居住在壩子上的。

二、語言

「土佬」人的語言是僮僕語支中比較接近僮族兩部方言的一種方言。

以文山的「布代」語作典型，可以看出：「布代」語的語法結構基本上雖與僮僕語支中的其他方言一致，但在語音方面却有了很大的變化。其中變化最大的是韻尾 -p -t -k 的消失，因此，「布代」語已不能和僮語北部方言（包括「沙」語）、僮族南部方言（包括「佛」語）、德宏傣語和西雙版納傣語互通，然而他們之間的語音對應規律還是可以找出來的。如「布代」語雖已失掉 -p -t -k 等韻尾輔音，但其聲母還是完整地保留了一套吐氣清塞音，這一點還和僮族兩部方言相同。

現在把文山「布代」語和西雙版納「佛」語略作比較如下：

一、語法結構：大體上一致，有的只是一些小差別，例

(1) 主語加謂語加賓語

「布代」語 *Kau¹ t²ns¹ khau¹* (我吃飯)

「佛」語 *kul¹ ts²ln¹ kh³u¹* (我吃飯)

(2) 被限制詞加限制詞

甲、詞

「布代」語 *d²ŋ¹ djey¹* (紅花) *thu¹* *wal¹* (牛頭)

「佛」語 *dok¹ d²ŋ¹* (紅花) *thu¹* *vac¹* (牛頭)

乙、句 (類別詞加名詞加指示代名詞加動詞加(的) 加人稱代詞)

「布代」語 *kau¹ k²ŋ¹ ni¹ ts²ln¹ ku¹ y¹ kau¹* (這件褲子是我的)

「佛」語 *kul¹ k²ŋ¹ nai¹ ts²ln¹ kon¹ ku¹* (這件褲子是我的)

2、謂詞：在五五〇個基本詞彙中，回語源的有四五百個，約佔百分之八十；不同詞源的有一百個，約佔百分之二十。(可參照語音部分)

3. 語音

(1) 声韻：

漢	語	菜	見	殺	六	肝	鵝	水	家	下	魚	天	衣	黃牛	新	薄	得
		phak ⁷	phe ⁷														
		than ¹	thay ¹														
		knat ¹	kho ¹														
		giok ¹	tsh ²														
		ta ⁷	ta ⁷														
		pat ¹	pe ⁷														
		nam ¹	nai ¹														
		gyn ¹	lun ¹														
		long ¹	lang ¹														
		po ¹	po ¹														
		fa ⁷	vo ¹														
		om ¹	oi ¹														
		no ¹	my ¹														
		mau ¹	mau ¹														
		baŋ ¹	beŋ ¹														
		dai ¹	dac ¹														

以上十六个代表詞是从六百个詞中選出來的，从这些詞中可以看出「布代」語和「偏」語有其語音上的共同特點及對應規律。二者的相同點是，都保存着 ph th kh tch^h（按：tch^h可能是从 KA 变來的一等吐氣聲母）不同點而有對應規律的是

甲、「偏」語仍保存讀尾 -P- T- K-，「布代」語則已丟掉 -P- T- K-。對應地

變為

乙、「偏」語絕大多數仍保留讀尾 -M- N- NY-，「布代」語則已完全丟掉 -M-

也被丟掉一部分，而使其元音鼻化。如：

「布代」語 mə̄¹ nə̄¹ t̄n̄¹ -

mə̄¹

nə̄¹

t̄n̄¹

統計結果，在四三八個詞彙的基本詞彙中，同聲母的有三六一個，約佔百分之八十二，不同聲母的有七七个，約佔百分之十八；同韻母的有一二一个，約佔百分之二七，不同韻母的有三一六个，約佔百分之七三。但是這三一六个不同韻母的詞彙中，有七七个是同韻尾的，約佔百分之二二，同声母的有一〇四个，約佔百分之二三。

(2) 声調。「布代」語和「錦」語的聲調都是六个，調值虽不同，但調類大體一致。

根據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出：二者同声母的詞彙多於同韻母的詞彙，即声母差別不大，韻母差別較大，不同聲、韻的詞彙多於同声、韻的詞彙，又因調值不同，聲調方面也多有差別。因此，「布代」語已經發展變化為僮族語支中的一種方言，並是接近僮族南部方言的一種方言。

另外，根據廣西省龍津縣金龍尚「濱泰」(波波)人社會調查材料，知道「濱泰」語也屬於僮族南部方言的系統，但對「布代」語和「濱泰」語的比較研究工作尚未進行，根據他們的自稱，二者語言間的關係可能相當密切，這尚有待進一步的研究。

來自「土佬」人的固有語言在百餘年前已經消失，現在全操漢語。五十歲以上的人，都說在他們年幼的時候听过本族的長者們說「黑話」（按：即其固有語言）。這次調查中我們

在蒙自縣第五區碧雲鄉老碧色寨找到了一位八十四歲高齡的「土佬」老嫗何羅氏，她提供了她僅能記憶的二十四個單詞和七个片語。拿來和「布代」語比較，恰是同一系屬。

開遠的「土佬」人（「密代」或「布代」）和文山的「土佬」人（「布代」）可以互通話。開遠和元陽兩地的「土佬」語，就詞彙方面的比較，有百分之二十完全相同；百分之七十有方言上的差別，音調及發音部位的變化大都有一定的對應規律；只有百分之十的詞彙方言上的差別。總的說來，開遠、元陽兩地的「土佬」語，約有 $\frac{2}{3}$ 左右的詞彙可以互通。

根據上述的材料證明，各地的「土佬」語屬於同一方言，即僮僕語支中比較接近僮族南部方言的一種方言。

三、經濟

各地的「土佬」人概以農業生產當其主體經濟。水田、旱田（梯田）旱地都有。濱水區多種水稻；高山區的作物以苞穀為主，除水稻和苞穀外，高粱、小米、蕎麥、豆類、蕷薯等是較次要的作物，蔬菜亦間有種植，濱水區還有種植茨菇的。

生產工具和漢族相同。鐵製農具多購自漢人，近幾十年來有些地區（如開遠、元陽）的「土佬」人可以自鑄鐵犁，但為數不多，生鐵還是從漢區輸入的。耕畜以水牛為主，黃牛甚

少，缺牛戶不多。另外，水利發達的地區，有的還利用水車灌溉田畝。

「土佬」一人的耕作技術相當進步，除個別地區因受自然環境影響外，一般和漢族沒有什麼差別。選種、施肥、中耕、除草、薅秧、輪種等技術都能很好的掌握。解放後技術方面的進步較前更大，特別是在施肥、中耕等方面。

耕作季節因地而異。壩區陰曆正月搞水利。去年年底八、九月間種的小春作物（麥子、豌豆、蚕豆等）在二月裡收成。二、三月種苞穀、紅豆、花生。四月插秧、鋤地。五、六月除草、追肥，種薯蕷。七月至九月收大春作物，同時有的種上春。靠山區因為氣候的關係，耕作季節一般較壩區為晚。

「土佬」一人男女共同操持農作，婦女在生產起^上很重要的作用。具體的分工是男子犁田、蓋地，婦女插秧、除草、收獲，並須料理家事。未成丁的兒童，除了專司放牛以外，也要下地做些輕便的活計。

農作物的產量以水田為最高，一畝田下穀種一升（約六、七斤），上等田每畝可收九百至一千斤穀子，中等田每畝收七百斤，下等田每畝收二、三百斤，當地漢人的產量也不過如此。如以地區而言，文山、蒙自的土地肥沃，作物產量也最高，開遠次之，元陽最次——每畝苞穀的產量只得九十斤。

副業生產多飼養雞、鴨、豬等禽畜；靠山區還有一些養羊戶；養馬的也有，用以經營馱腳，但為數不多。手工業方面，除了部分地區的婦女會織土布或麻布外，大部分地區的婦女都不事紡織，綉花倒是很普遍，但是圖案比較簡單。「土佬」人有本族的鐵匠，但鐵器多自漢區輸入，其他還有瓦、木、竹、石等工匠，但專業的不多。「土佬」人絕少專業的商人，只是從自縣有極個別的人做些小本經營的生理。

總起來說，「土佬」人的經濟還沒有自己的經濟中心，一定要靠漢人的市場來溝通有無。他們一般是把糧食售出，換進鹽、布等生活必需品和生產工具。正因為市場一向掌握在漢人的手裡，所以在解放前，「土佬」人長年遭受着漢商的剝削，直到解放後，這種情況才有了扭轉。

在生產關係方面，「土佬」人內部已有地主、富農階級的出現，但是大部分的土地還是操在漢人地主的手裡。如文山縣的酒坪場，當地水、旱田地共計八百餘畝，其中漢人地主佔有五百畝左右，全村四十八戶（漢人一戶、「土佬」人四十七戶）中，只有土「佬」人地主一戶。所以大部分農民還是佃耕漢人地主的土地。

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很重，地租多採實物地租，並有勞役地租的餘留。一般租額是固定的，約為收成的一半至六成，各地根據不同的情況，地租多少不一；元陽一帶有定額租。事先

規定好租額，到收穫時不管丰產或歉收，只要繳滿前訂租額就算了事。一般每畝地的定額租約是四、五十斤苞穀，主要還是看土地的好壞。租田時沒有押金，但是佃戶要為地主服無償勞役，諸如蓋房、種地、挑水、打柴等雜項事務。只給飯吃，不給工資，否則地主會以奪佃來威脅。但每年為地主做工的日子不算太多，因為是全體佃戶分擔的。

其次，高利貸的剝削也極嚴重，佃戶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向地主、富農階級告貸，要把田地裡的青苗當做抵押。五、六月借一升米，七、八月要還一斗穀子。地主階級還通過高利貸的方式來侵奪小自耕農的土地，致使許多原來有地的農民淪為佃戶。

解放後，除元陽及部分邊遠地區外，都已進行了土地改革。土改後農民們開始了新的生活。因為「土佬」人長期受着族內、外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，階級矛盾非常尖銳，土改時鬥爭地主，各地進行得都很深入。

四、家族、親屬制度和風俗習慣

「土佬」人沒有氏族組織，社會活動及村寨為基本單位，如祭龍、祭土地等，都是以村寨為單位來舉行的。解放前漢人裡的統治階級直接統治着「土佬」人，「土佬」人原有的政治組織早已不復保存了。

每個村寨都是由不同姓氏的許多家族組成的，家族是「土佬」人最基本的組織，住居以家族為單位。「土佬」人是父系小家族制度。父為一家之長，掌握着全家的經濟大權，在家中有無限的權威。弟兄們長大或人以後，要析產分居，另立家族，三代以上沒有同居的習慣。分家時一般都是幾股均分，沒有什麼輕重厚薄之別。如果分家的時候父母尚且健在，兄弟們採取輪流供養制。女兒出嫁後，在娘家沒有財產繼承權，娘家的家务也不得過問。乏嗣的人家可以用過繼或養婿的方式來繼承宗祀和財產。

各地「土佬」人的稱謂不尽相同，蒙自「土佬」人已經完全同襲了漢人的稱謂。總起來說，從親屬稱謂方面可以看出「土佬」人父系小家族制度的淵源——只有父系小家族的基本稱謂，其他各系親屬的稱謂，都用這些基本稱謂相應的代替，因而：

- (1) 父系和母系親屬稱謂的區分不大，
- (2) 夫系和妻系稱謂全同。

另外，「土佬」人的親屬稱謂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對輩分的區別很注意，大小各有專稱，但有時對性別的區分不大講求，如開遠縣「土佬」稱弟、弟媳、妹、妹夫都作「裏」[lǎi]。

2、婚姻

我們把「土佬」人的婚制、婚俗歸納起來分下列幾點扼要敘述：

(1) 婚姻形态：一夫一妻制，个别有多妻的。

(2) 禁婚範圍：不十分嚴格的对外族禁婚，同宗不婚，輩分內婚（輩分不同禁婚）。

(3) 方式：父母包办（文山、蒙自）或寡唱情歌自由結識（開远、元陽）。

(4) 过程：

甲、男方請媒人（非專業的）到女方說親，然後合婚批「八字」，男方送來訂禮，算是訂婚。

乙、結婚前日，男方向女方送財禮，結婚日女方送來陪嫁，男方親迎（文山不親迎），女方有親友和新娘女伴一、二十人送親。

丙、新夫妇 拜天地、祖公、長輩後即算成親。

丁、一般是婚後三日新娘回門。

(5) 各地婚俗之一斑：

甲、文山、開遠有「不落夫家」的習慣，即女子嫁後，經常住在娘家，直到怀孕臨產時才回到夫家。解放後，這種風氣已經逐漸扭轉了過來。

乙、有「妻兄弟妇」（即兄死弟娶其嫂，弟死兄繼其媳）的婚俗。但事例不多，並只限兄終弟及。